

岁月

异乡人

□ 阮小籍

村子里常有流浪的异乡人，有时是爆玉米花的老头儿，有时是耍猴子的中年男人，有时是耍杂技的少女……

爆玉米花的一般都是孤独的老头儿，秋天或者冬天一个人出现在村里，老槐树下、石碾旁、小学校门口、打麦场的麦垛边，随便一个背风的地方，只要生了火，不一会儿功夫，葫芦一样黑乎乎的压力锅“嘭”的一声，白花花的爆米花就塞满了长长的口袋。爆米花香甜的味道引得孩子们鸟雀一样围了过来，再“嘭”的一声，孩子们吓得捂着耳朵如受惊的麻雀一样呼啦啦四散奔逃，而后重又围拢过来……

“跟爷爷走吧，管你吃个够！”老头儿一脸漆黑，说话时露出黄黄的牙齿。有一次我真就跟着他走出了村子，但他把我往回赶：“赶紧回去吧，你妈在喊你回家呢！”

老头儿有时会在村里呆上好几天，夜里就睡在村里的饲养室里，孩子们围在他身边听他讲《岳飞传》《杨家将》《隋唐演义》。老头儿肯定地告诉我们，岳飞其实没有死，他去了遥远的大山里，成了神仙。老头儿说，岳飞和秦琼比较，秦琼更有钱，因为秦琼的瓦楞金装铜是金子做的，比岳飞的枪值钱多了。

老头儿悄无声息来，也悄无声息走。放学回来，石碾旁只剩下黑乎乎的一片煤灰，老头儿不见了踪影。心里十分失望，很羡慕老头儿来去自由的生活。

还有一对安徽放蜂的夫妻，男的40多岁，一点儿都不帅，女的20多岁，漂亮得仿佛八月的荷花，连走路都袅袅婷婷，村里的男人都看呆了。男的安徽口音，女的却是唐山话，村里人说，男的到唐山放蜂，女的迷上了他，就死心塌地跟着他天南海北流浪。夫妻俩就住在村头一个孤零零的场子里，院子早些年住着狗蛋叔和淑珍婶，那年因为狗蛋叔打牌，淑珍婶上吊死了，就吊在大屋的房梁上，一年后，狗蛋叔也死了，据说是喝酒喝死的，也是在那间屋里。房子就荒了，放蜂的夫妻就住了进去。每年春天，他们像燕子一样准时归来，荒凉的院子渐渐有了生气，院子里飘着炊烟，屋檐下挂满了红辣椒和玉米，有时屋顶上晾晒着男人或者女人的衣裳，散发着家的温馨气息……

再后来，放蜂的安徽男人身边不见了那个女人，取而代之的是一个中年女人。村里人说，中年女人才是男人的老婆，把年轻女人打跑了，也有人说，年轻女人厌倦了漂泊的生活，回唐山了，还有人说，男人根本就沒老婆，那个中年女人是男人在峨眉山放蜂时认识的，女人原本有家有老公，但喜欢放蜂人就跟他私奔了。

村里的女人说起放蜂的安徽男人，多是“挨千刀”的一句，但我看得出来，她们都打心眼儿喜欢他。好像是有一年的六月吧，槐花刚落，安徽男人收拾东西要去延安赶花季，第二天，“村花”红玲姐也不见了。留下那个中年女人一口四川话，在骂他“没良心”。

母亲就常常这样骂父亲，村里的女人都这样骂自己的男人。但在我，却很想跟着放蜂人四处流浪，有山有水看着，有花有蜜吃着，这样的日子多好啊。

那一年秋天，村里来了两个耍杂技的女孩，大的十八九岁，小的十四五岁，姐姐把明晃晃的大刀片子舞得密不透风，刀把儿上三尺长的红缨子，看得我都呆了。大刀舞罢，姐姐双手一抱拳，“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各位叔叔、大娘、婶子、伯伯，有钱的捧个钱场，没钱的捧个人场，小女子这厢有礼了！”一番话赢得满堂喝彩，妹妹一个小布袋开始挨家挨户要粮食，小嘴巴“叔叔、大娘”地叫着，小布袋不一会儿就装满了玉米、绿豆、花生啥的。夜里姐妹俩就住在村支书家里，没多久，姐姐就和村支书的儿子结婚了。姐姐是东北人，我们都喊她丽萍嫂子，如今丽萍嫂子都五十多岁了，常说：“那时候穷，没办法，谁让你建国哥家有饭吃呢！”我家和丽萍嫂子住一条街，跟着丽萍嫂子我也学了“三脚猫”的功夫，电影《少林寺》流行那阵子，我13岁，是村里孩子们的“老大”，很潇洒。

这些都是多年前的事了，说起来恍若隔世，转眼我已人到中年，为人夫、为人父，上有老、下有小，心里累了苦了，便忍不住有“流浪”的念头——是爆玉米花的，就给孩子们快乐；是放蜂的，就天南海北漂泊；是练武的，时不时耍两子……

做一个流浪的异乡人多好，无牵无挂，想走就走，想来就来，至少，在别人眼里，异乡人那样幸福。

琐忆

烧汤花开

□ 贾春红

进山旅游，返回时，看见山民家的矮墙边有一丛烧汤花，一个个小喇叭似的花儿开得热热闹闹。细长的花冠，如裙的花瓣，朵朵玫红点缀在葱郁的绿色海洋里。近前去，伏下身，深深地嗅一下花香，我闻到了童年炊烟的味道。

烧汤花开春鼓响，家家炊烟晚饭香。老家村子里的人都习惯把晚饭称作汤，熟人见面打招呼不是“你好”，而是问“喝汤没？”烧汤花，就是在晚饭时才盛装出场的花儿，几乎家家户户都有。它们随意地开在房前屋后，墙角下，树根旁，或者是菜园子的篱笆边。正劳作的主妇，一打眼看看到花开了，忙说：“哎呀，得回家烧汤做饭了。”

俺家后院有一块空地，每年春上，母亲从墙缝里取出上一年用草纸包好的烧汤花种子，撒到翻过的虚土里，我自告奋勇包揽了养护任务。此后，每天放学回家，我第一件事就是把书包往屋里一扔，跑到后院去瞅瞅那几株花长得怎么样了，是否需要松松土、浇浇水。

烧汤花左边就是压水井，有水有肥，因此长得格外壮实，到盛夏时，已有半人高。每一株花都生出很多枝条来，叶子繁多茂密、旺盛的一大蓬，重重叠叠铺出一汪绿海。每晚晚霞映红天，炊烟绕村舍的时候，烧汤花的花瓣就张开了，紫的、黄的、红的、白的都有一朵朵细长的喇叭花，簇簇擎举在枝头，来去自由的蜻蜓穿梭其间。

烧汤花，很草根，不名贵，却开得勤，从初夏一直开到深秋。汪曾祺在他的《晚饭花集》自序里说，烧汤花，花多，而细碎。这种花用“村”“俗”来形容，都不为过。其实，烧汤花琐碎、平淡，却极安逸、稳妥，红花一朵，绿叶一片，是触手可及的小喜悦、小幸福，是简单的快乐。而简单平凡是生活的至高境界，如同汪老大道至简的文章，以“人间送小温”的方式温暖着这个世界。

乡间花开正盛，徐徐清风送来了烧汤花的清香，草木葱茏的农家院子里，扎着羊角辫的小姑娘唱着：烧汤花，烧汤花，朵朵开在姥姥家；大门口、屋檐下，陪着姐姐过家家……

随笔

爱和伤害

□ 魏杏丽

早上上班，见路边一个四、五岁的小姑娘边走边哭喊“妈妈，妈妈……”，她穿着花裙，凌乱的马尾，满脸都是手指抹过的泪水痕迹。路上行人大多看一眼，匆匆离开。

小女孩的哭声很无助，让我心疼。想想前方不远处就是一个大型农贸市场，人流熙熙攘攘，车辆来来往往，我很担心孩子的安全。

于是，我轻声问她：“乖乖，不要哭，你爸爸妈妈呢？”

孩子对一个陌生人的靠近，有着本能上的畏惧。她停下脚步，不肯回答我的话，站在那里继续哭泣，我只好站在她旁边，耐心询问她的家庭住址、父母电话等，可能孩子年龄小，可能受惊吓一时忘记，只是一直哭着说找妈妈。

几分钟时，她也许感到我是她唯一的希望，哭声渐小，靠近我身边。

看上班快迟到了，我决定先带她到单位，然后再想办法。走了将近500米，听到后面有喊声，我扭头，一个年轻女人边喊边跑过来。女孩也回头向跑过来的女人喊“妈妈”。那位母亲疑惑地看我，我向她解释：小姑娘一个人在路边哭，说不清父母的联系方式，怕她遇到坏人，我正在帮她想办法。

年轻的母亲向我解释，大概是早上孩子不愿去幼儿园，于是吓唬她，如果不上幼儿园，妈妈就不要她。把孩子送到幼儿园附近，让她自己去学校。孩子可能以为妈妈真的不要自己了，哭着走着然后迷了路。

孩子被妈妈领走，我也心安了，但我的小心分明在疼。对一个四五岁的孩子来说，这实在是一场不小的惊吓。在心里责怪那位年轻母亲的同时，我开始回想自己，是不是也有过不完全相同，却又非常相似的方式？是不是也在一些自以为是的时刻里，或轻或重伤过自己的孩子？孩子晚归时，让她站在门外反思；训斥完孩子没写作业，自己没有风度地摔门而出……这些在孩子心里，会不会刻下无法消除的伤痕？

孩子理解不了父母的教育，也揣摩不了父母的心思。成人的标准和爱，在某一种极端的固执里，对孩子造成的也许是伤害！但愿，天下父母，这样的“吓唬”教育少一点，再少一点，对孩子的疼爱理智一点，再理智一点。

感悟

孩子是父母的影子

□ 李一博

9月1日晚上，看了央视的《开学第一课》，感触很多。今年的主题是“父母教会我”，看后我陷入了沉思，突然发觉我们应该补上这节课，不仅是孩子们要上，家长更要上。

“人生的扣子从一开始就要扣好。”良好的家风教育更能润物细无声，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也是第一个榜样，父母辛劳养育、陪伴和照料孩子们成长，想要孩子们用“孝心”“礼貌”“爱心”和“自强”来回报，更为关键的是父母要做好自己，然后才能教育孩子。

作为一名有着15年教龄的农村教师，我为农村家庭教育的缺失感到深深的痛心和遗憾。我曾经做过一个关于“孩子和父母之间的现实教育关系”的调查报告，结果吃惊地发现，82.4%的农村家长认为孩子的成长以及教育完全依赖于学校而跟家长没有太大的关系，这种将孩子的心理培养以及成长问题推向学校和老师的做法是一种极其不负责任的行为。

有句话说“所有孩子都是一面镜子，他所映射出的问题其实就是父母存在的问题。”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家长就是孩子未来成长的设计师，你希望孩子将来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那么你就首先要做一个什么样的人。

俗话说，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作为家长要时刻牢记，你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在潜移默化影响着孩子的成长。父母是孩子的镜子，孩子则是父母的影子。为了孩子的美好人生，我们必须以身作则，充当孩子的好楷模，和孩子一起成长。

慈悲一念

□ 芥琳

1300多年前，大唐高僧玄奘在取经途中，经过今天阿富汗境内的巴米扬地区，他在《大唐西域记》中称那里为“梵衍那国”都城。玄奘写道，都城东北方的山上有两尊高百余丈的大佛，佛像金光闪耀、宝饰灿烂。那就是举世闻名的巴米扬大佛。

今天的人们无法想象，当年玄奘站在空旷苍凉的巴米扬河谷，眼前兀然出现雕刻在断崖上鬼斧神工的巨大佛像时，世界最大立佛发出炫目璀璨宝光的一瞬，这个远道而来的年轻僧侣所感受到的巨大震撼。

2001年，巴米扬大佛突然之间成为全世界热议的焦点，阿富汗境内的塔利班组织不顾联合国和世界各国的强烈反对，执意动用大炮、炸药以及火箭筒等武器，摧毁了有着1500年历史、高55米的西大佛和有1800年历史、高37米的东大佛，两尊大佛和周边上千座石窟，还有数以万计的佛像和技艺精湛的彩色壁画就这样在世人的震惊和痛惜中，因民族恩怨而化为碎砾和飞灰。巴米扬大佛似一滴散落在人间的佛祖泪，在浓烟和烈焰中随风而逝。

其实，在玄奘出生之前85年，距离他的家乡偃师缑氏西南方向15公里的万安山断崖上，一个天然的溶洞被修整、雕凿，两尊高大、精美的立佛面着金粉，身披彩袈，凝聚着信徒和工匠们无比虔诚的信念庄严落成，那就是今天水泉石窟并立的两尊主佛。

玄奘在路上西去漫漫征途之前，曾经走遍河北、湖北、甘肃、四川等地拜寺庙、访名师，足迹遍及半个中国，期间是否到过近在咫尺的水泉石窟，又是否曾站在水泉石窟这两尊立佛前仰视、拜谒？虽然水泉石窟二佛和巴米扬二佛相隔万里，但他们之间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玄奘的《大唐西域记》里，记载着印度一个古国，那里富饶肥沃、香气四溢，玄奘称其为“香遍”，那就是佛像艺术的诞生地——犍陀罗。

百味

乐活

时间也会变老

□ 王亚梅

朋友扩大店面，资金周转不开，问我借了一部分钱，因为解了他的燃眉之急，朋友千感激万感激地说一定要请我吃饭，以示谢意。

当时我正忙着手头的工作，就说：“好啊，等有时间吧，有时间一起吃饭。”没想到朋友“不依不饶”地说：“不行，我不喜欢‘等有时间了’这句话，要么就正儿八经地确定好，要不然时间也会变老的。”

毕业之后我们多次说过“有时间聚聚”，但这样的机会总是找不到，要么是他忙着做生意，没时间；要么是我困于琐碎小事，没心情；要么是老公请不了假，没空。我们说好的“等有时间了”一等就是这么多年。就像这次，朋友借钱，我也是选择了给他汇到卡上而不是当面给他，“等有时间了”聚聚，显然成了空头支票，永远也兑现不了。

突然想起我和老公一直在计划的旅行，从结婚时就说要去旅游，甚至在电脑上详细地查询线路、一路途经的景点介绍，晚上可以住宿的地方，貌似一切都完美，但是缺少一个合适的可以去旅行的时间。就这样，“等有时间了”一等就是这么多年，说好的旅行还是没有实现。

还想起远在老家的父母，在城里买了房子之后，我曾经半是撒娇半是要赖地让他们和我们一起住，但父母以习惯了农村生活为由，说要喂鸡喂兔子，不舍得家里的一群小动物，总是不肯来。于是，我安慰自己，“等有时间了，我一定回家把父母接来。”

可是今年以来，母亲因为关节疼痛，走路需要拄拐杖了，上台阶或者坐电梯对她来说都不方便，城里的高楼更让她眼晕，说什么也不来了。

“时间也会变老的”，想着朋友的话，我有点失神。“等有时间了”，我们曾经多少次使用过这个借口，用来搪塞别人，用来安慰自己，用来预支幸福，可是我们说好的时间真的会变老，快乐也会因为等待变老，幸福也会因为等待打折，与其等到以后后悔，还不如就活在当下，永远不拿“等有时间了”当借口。

想到这里，我郑重地对朋友说：“好，这周末我们一起吃饭，永远不再说‘等有时间了’。”

挑着担子
背负希望

历史

其实在佛教产生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是没有佛像的，只有佛塔、佛足印等象征崇拜。直到大月氏统治古犍陀罗地区的时候，情况才有了变化。大月氏就是张骞出使西域要联络结盟的那个民族，他们在那里建立起一个名字很好听的国家——贵霜帝国。

那时的古犍陀罗地区是如此富足和繁华，它是中西方文明的十字路口，是丝绸之路上的明珠。波斯人带来了浓郁的中亚游牧民族风格纹样，希腊人带来了立体写实的雕塑技艺，印度人赋予了犍陀罗艺术佛教内涵。

各种文明、民族、思想的混血，产生了佛像。在佛教漫漫的传播路上，是佛像带给了各国信徒最直观的震撼和视觉上的冲击力，跨越了民族和语言，让佛教沿着汉传、南传和藏传三条线路走向了全世界。

巴米扬大佛是犍陀罗艺术的代表作，它的艺术风格深深影响了云冈石窟，而雕凿云冈石窟的十万工匠又随着北魏孝文帝迁都来到了洛阳，他们创造性地把古朴硬朗、刚健雄浑的巴米扬艺术风格中土化，师承他们之手的石窟二立佛更加柔和清瘦，显得含眸含笑，文雅敦厚。面对它们，人们仿佛透过岁月的烟尘又看见了犍陀罗繁荣辉煌的佛殿，巴米扬古老而宏伟的佛像，因为两者那残缺而又绝世超然的站立丰姿是如此相似，永铸人间……

犍陀罗艺术的印记在水泉石窟里随处可见：二主佛赤足而立，好似印度苦行僧赤足修行的写照；左侧石壁龛楣上的葡萄忍冬纹，是古希腊常见的装饰，来源于希腊人自古以来葡萄栽培和葡萄酒酿造的传统；右侧石壁上的交脚弥勒菩萨，身着薄如蝉翼的衣服，胸前有华贵的璎珞，双脚交叉坐在雄狮簇拥的宝座上，这坐姿态源于贵霜皇族在王座上的独特姿势，他的衣着和气度，又好像一位风度翩翩的印欧混血王子。

而“弥勒”却是古印度一个姓氏，意思就是“慈”，这位弥勒菩萨因为心怀大慈悲而被尊为未来佛，慈悲是慈爱与怜悯，也就是西方讲的爱，儒家讲的仁。

只有慈悲能让人心向善，化解怨憎。站在这尊千年前的弥勒菩萨面前，观者仿佛顿悟了：送给路边乞讨的人一个硬币，不去想他是不是骗子；给偏远学校的孩子们上一节音乐课，看看他们期盼的眼神；用赚到的第一个月工资，给父亲买一件毛衣，拭去他纵横的眼泪……做这些事情时，你会感到心灵上的释然和宁静，你的言行也会变得更加温暖和乐观，对人会更加宽厚，脚步也变得更加轻快。原来这世上，慈悲从来就不是只施予别人，更多的是给自己。

心存慈悲一念，世间不再有泪。

老徐其人

□ 杨群灿

与几位退出领导岗位的中小学校长聊天，说到各自的身体时，大家都一脸沮丧，唉声叹气；有的患“三高”，有的患糖尿病，有的患脑梗，有的患老胃病……总之，当下常见的“富贵病”几乎都占全了。唯独老徐一直没有插话，只在一边笑。

见大家都诉苦了，老徐扯扯自己的耳朵：“耳不聋。”转转眼珠子：“眼不花。”最后，用手拨拉着满头青丝：“谁要能寻到一根白头发，我请大家吃饭！”

回想老徐往日的“德行”，大家都笑了。

老徐做事举重若轻。学校工作十分繁杂，老徐当小学校长时，遇到大事、再麻烦的事，也不会满面愁容、怨天尤人，都是从容面对。有人说过一句话：乐观时，沉闷的工作会变得有趣；过于严肃，有趣的工作会变得压抑。这话仿佛就是照着老徐说的。

老徐不怕吃亏。老徐卸下校长的担子，突然轻松了不少，除了教好自己的课，还主动揽起了管理花木、擦擦扫扫的活儿；老师们有个大事小情需要请假，都喜欢让老徐代节课、管学生。学校没有体育教师，老徐就“承包”了中高年级的所有体育课，让人惊奇的是，并非体育专业出身的老徐，连年来镇里举办田径、篮球运动会，他带的学生总能拿到名次。

老徐胆儿大。老徐从小在河边长大，熟悉水性，每次跟人结伴下水游泳，都充当救生员。玩蹦极、跳水、坐过山车这些剧烈、刺激的游戏，老徐玩得比年轻人还high。老徐前几年置了辆小车，新车提回来的第二天，就被邀请加入了邻居孩子结婚的迎亲车队。老徐说：“其实我的胆子很小，除了学驾照，哪儿摸过车呀，我夹在车队中间，跟着慢慢晃，后面的车再着急、再叫唤，咱也不慌。”

老徐家的“民主气氛”特浓厚。老徐当校长时，不喜欢老师们称呼他“徐校长”，如果叫他“老徐”，他会高兴得眉开眼笑。在家里也是这样，妻子称呼他“老徐”也就罢了，闺女、孩子也张口闭口叫他“老徐”，不熟悉他家状况的人会觉得孩子们没大没小，老徐却很坦然。女儿结婚后，女婿跟他叫“爸”，叫了几回，老徐说：“你以后也叫‘老徐’吧，叫‘爸’我听着怪不习惯的。”

老徐永远长不大。不管在学校还是在村里，老徐都是大家公认的乐天派。逢年过节，老徐都会像孩子一样，口袋里装满了炮仗，想起来就摸出来放两个。有一回，老徐猛不丁放了个“二踢脚”，把本村一个老太太吓了一跳，老太太骂他：“你个鬼崽子，几十（岁）的人了，啥时候才会长大啊！”

说了半天老徐，老徐是谁呀？老徐的尊名叫徐己刚，住李村镇石罢社区，今年56岁。